

《三国的星空》让“三国”回归中国语境，探讨如何为影迷提供“必看性”

于孟：观众永远没错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青博有宝

商妇好贞卜甲骨

这不仅是一件顶流文物，而且向后人讲述了一个跨越生死爱情故事——

自古以来，美好的爱情引发无数人的歌咏与向往。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朝，有这样一对“模范夫妇”：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他们用一片片刻辞甲骨和一件件精美文物，呈现了几千年的爱情范式——

这件“爱情信物”就是青岛市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商妇好贞卜甲骨。

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所出土的甲骨文，使传说中的商朝彻底得到证实，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往前推进了约1000年。

青岛市博物馆所藏这件商妇好贞卜甲骨保存基本完整，甲骨文清晰可见，是补证商代历史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甲骨的正反面均有卜辞。

卜辞的大意是：卜问妇好是否怀孕，武丁占卜的兆相是妇好已经怀孕。或释为：卜问妇好能不能生育，占卜的结果是能够生育。

据有关统计，“妇好”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妇好”是谁？据记载，她不仅是商王武丁的王后，还是善征战、懂祭祀的传奇女将军。

1976年，妇好墓被发现，出土青铜器、玉器、象牙器等精美文物1928件，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与甲骨文记载相印证，不仅提供了还原商王朝社会图景的多把“钥匙”，也让一段沉睡3000年的刻骨爱情穿越历史烟云，浮现在世人面前。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妇好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曾率领1.3万人攻伐羌方，大获全胜，还曾与武丁配合打“伏击战”。雍容的王后、温柔的母亲、威风凛凛的战神、庄严肃穆的祭司，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女子，成为武丁最挂念的“灵魂伴侣”。

甲骨文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字”，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甲骨文是商代晚期最主要的文字，约4000单字，反映了文字符号系统的基本构成。

汉字发展史研究汉字从原始刻画符号到现代标准字形的演变过程。作为表意文字代表，汉字是中华文化基石，历经数千年未中断使用，甲骨文被视为首种成熟文字体系。去青岛市博物馆欣赏商妇好贞卜甲骨，如同穿越历史的迷雾，去触摸过往云烟。从这件文物，可以触类旁通，了解甲骨文对当下汉字的影响与意义。

崔燕



■商妇好贞卜甲骨。王雷摄

在任何时代，对于任何导演而言，翻拍《三国演义》都是重要的挑战。从影视改编到动画呈现，“三国”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具象化承载，同时也是时代精神的镜像表达。今年，国内首部官宣立项的三国题材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上映。该片由于孟、袁原执导，由著名学者易中天担任编剧兼监制，以曹操、袁绍与刘协三人的关系铺开汉末群雄崛起的大时代，影片聚焦曹操的壮年时期，展现他的拼搏、奋斗与性情，在历史传奇与当代多元解读之间构建动态对话。

在《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之前，日本动画系列《三国志》（《英雄的黎明》《燃烧的长江》《辽阔的大地》三部曲）、韩国动画系列《高丽三国志》（《桃园结义篇》《五关突破篇》）早已面世。在动画“新国潮”的背景下，“三国”题材的阐释如何回归本土语境，如何在多元历史视角下展现文化自信，《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反映出新生代动画人对精神原乡的坚守。随着后续“三国”动画的开发，电影人不断将历史考证、学术研究、动画美学探索熔炼为对“三国”文化的活态传承。

青岛籍电影人于孟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动画专业、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曾任上海亭东影业副总裁，参与出品制作《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长空之王》等电影佳作。身兼导演、制片人、动画人等多重专业身份，于孟对电影的视野角度更加多元，在他看来，电影的介质、电影与影迷的互动方式都在发生变化，票房作为“行业环境+创作因素”的综合产物不能单一归因。

“我始终持有一个核心观点：观众永远都是没问题的。现代观众受到当下所有信息的影响，他们独立的人格汇集成了一个观众群体，在审美层面他们不可能比创作者差很远。”承认市场的不可抗力，同时坚守创作能动性的底线，于孟践行了他对电影产业的立体化宽基认知。

宁穿破，不穿错

记者：您之前参与过的大多是真人电影，包括赛车题材、军事题材等项目，此次您自己作为导演的首作选择了一部动画片，而且是分量这么重的“三国”题材，动画领域是您的创作兴趣吗？

于孟：首先它是一个机缘巧合，是动画电影选择了我们。我们的出品方和易中天选择了让我来做导演，兼做《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的制片人。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我最早在中央美院读的是动画专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届动画专业毕业生，后来又去了北京电影学院读书，虽然一直在做真人电影，但个人对动画电影一直很感兴趣。

记者：我看《三国的星空》时第一次直观看到汉代的骑兵、步兵协同战术，运动战怎么摆阵，兵器怎么使用等等。而且，这部电影不仅展现了“三国”到底怎么打仗，还有吃鱼生等生活细节，这期间的考证工作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于孟：易中天先生认真研究过汉代的战争制式，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做了一些影视化的处理和改良，尽可能还原汉代的感觉但又不会僵化，相对遵循历史，不能打得上天入地、太过玄幻。

易中天先生一直说一句话，叫“宁穿破，不穿错”，就是角色可以穿得破破烂烂，但是在衣着样式上你不能错。像是在拍摄洛阳戏份的时候，出现的水果就一定要检查一下哪些是汉代有的，哪些是汉代没有的，包括吃饭的戏里边有一些调料，他都会指出这些个调料是汉代没有的，别放进去。易中天先生在这方面是比较坚持的，同时他在艺术创作上面又有一个宽容的态度。比如说，片中官渡之战原址没有山，是一片平地，这在动画视觉呈现上不好看，我们就跟他加些地势的起伏，他也同意了。我们当时有一个表格，哪些器物出现或者不出现要严格按表格来。观众可能不在意这个，但我们在认真地还原那个时代的器物感觉。

记者：《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的票房跟预期没有特别吻合。在作品层面，是观众的理解没跟上这个作品的预设吗？

于孟：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包括我以往的作品和未来我参与的作品，我都认为观众永远都是没问题的。票房是观众最终的反馈结果，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观众是没错的，哪怕是有的观点会偏激一点、激情澎湃一点，最终形成了一个观众群体的时候，同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认知。其次，观众不太可能在审美上面比创作者差很远，我从来没有觉得要去引导他们。

这部电影上映前后引发很多讨论。易中天先生特别让人敬佩，老先生是有风骨的。他一直在说：“这部电影如果成功了都是导演跟创作团队的功劳，我基本上没起到多大作用，但如果失败了，那一定责任在我。”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各种批评来了，他说：“主要责任在我，我连累了你们。”我得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事实情况：我们是共同创作的。他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而将功劳记在别人那里。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苛责过我们任何一句，投资方也没有任何的指责，都是宽慰，投资人也说：“打不倒我们的，必然还会成为我们的铠甲。”

冬日消息



■青岛籍电影人于孟。

当观众倒逼创作

记者：今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突破150亿元，打开了电影票房的“天花板”。同时，微短剧迅速崛起，产业规模已经接近电影产业。这种现象看起来有点矛盾，您对电影的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于孟：我既不是悲观派，也不是乐观派。说到底，我是行业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而电影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手段，观众对电影院这种形式也不见得那么执着。其实，一些故事并不值得在电影院呈现，完全可以通过网剧、发个短视频甚至公众号就能说明白，非得用电影来去讲，这类作品消耗太多期待之后，观众就会对观影失去兴趣。

时代正在迅猛发展。有些创作者还是习惯于“我只要做个差不多的东西送到电影院去就有人看”，这个时代不存在了。电影人面临着“必看性”的问题。观众正在倒逼行业，让创作者去思考：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必看性”电影，必须得在电影院放映，然后让观众喜欢看，这才是一个核心的命题。

记者：AI的兴起对电影行业影响很大，大家都在估计什么时候会出现第一部AI长

片。从动画电影到真人电影，一些电影部门相继被AI取代。在电影行业内对AI是怎么看的？

于孟：《三国的星空第一部》的制作期间正好经历了AI从刚刚萌芽到飞速发展的过程。一开始，AI能帮我们做一些动画设计上的想象，比如，一个角色长啥样，AI会出一大堆的图让你去选择。作为一个辅助工具，我们会请AI给一些创意分析和参考。从制作层面看，我们需要AI跑通一个故事，厘清镜头与镜头之间的联系，还需要AI了解角色的情绪，让这个情绪在故事的范围之内跟观众达成共识。技术上预计很快会实现，但这个东西会有一种AI味道，比方说，让AI生成一份情书，它也能挺感人的，但总有一股AI味道，类似于一种高级的预制菜。

现在的AI已经能生成有故事性的视频，长度越来越长，质量越来越好，但它得挑战人的视觉习惯，年轻一代的AI原住民可能就对AI味道不敏感了。

代际积累，取长补短

记者：从国内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数据出现了一定的波折。如何理解中外电影产业在当下遇到的商业化困难和表达困境？

于孟：我经历了电影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二三十岁刚从业时，觉得好莱坞是遥不可及的，我们会极其向往好莱坞的创作方法以及它的产业环境。然后到了某个阶段，我们接触到好莱坞的创作、跟好莱坞剧组合作，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优势和劣势。尤其现阶段好莱坞面临的问题不比我们少，比如说故事的匮乏、创意的匮乏以及投资的谨慎，不敢去投新的开发电影项目，电影类型也越来越紧缩……他们也在思考、在面对这些问题。

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前后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好莱坞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电影艺术百花齐放，影迷喜欢的很多电影是在好莱坞黄金时代拍摄的。其实，资深影迷喜欢的大部分电影是不赚钱的。当时，好莱坞在赚取高额票房之后，顺便拍了一些不赚钱的电影。那些电影成了经典，培育了影迷审美。当电影产业在萎缩，观众在逃离的时候，好莱坞也开始慢慢功利化了，2010年代开始拍摄一些续集或者翻拍IP，让人觉得乏善可陈，只是偶尔会出个惊喜。

好莱坞的爆米花电影、商业娱乐片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但从电影本质上来讲，故事的思考和深度几乎快消失了，一些好莱坞导演转战流媒体去了，在那些地方去拓展他们的思考。这些平台把电影做成吸引流量、充实内容板块的手段，也没有那么多的惊喜出

现了。

记者：那么，就行业而言，中国电影跟好莱坞电影在工业化领域还有多少差距？

于孟：好莱坞的电影工业化，说到底是在流程上的、管理上的工业化，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毕竟中外电影行业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取长补短，学习人家的优势，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信心，以往，我们借鉴好莱坞的剧作手法讲故事，现在我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手法了。比如《南京照相馆》，它一方面遵循了类型片的叙事，但也也有很多属于自己的艺术手段，这种兼容并包是很厉害的。

国产电影近年来培育了导演梯队，从郭帆、文牧野、饶晓志到申奥等优秀导演一直在涌现。新人拿到机会的可能性更大，但在好莱坞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好莱坞更多的还是有一些大导演在拍着电影，而我们这边经常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导演就能拿到上亿的投资，这在中国都是常见的事情。

以前效仿好莱坞的故事，导致我们在模仿别人的价值观，模仿别人的叙述方式。相当于你没喝过酒，听别人转述了那个酒是咋回事，然后假装我们喝了那个酒，这个味道是不对的。电影行业需要一代接一代人的审美积累。未来，大家会更加自信，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大宝库，故事是挖掘不尽的。比如说，动画公司开始关注三国题材了——其实不光关注“三国”，本质上是关注“中国故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故事。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一栋有故事的老洋房



分享理由：踏上青岛的龙山路，仿佛与历史对话。这条线路不仅串联起众多历史遗迹，更让游客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其中，龙山路坐落于信号山麓，沿途建筑展现了青岛的历史记忆与独特的风貌，龙山路18号的拾花楼则是其中最“有味道”的老洋房。

第一种味道，来自于历史的故事。拾花楼原为民族资本家、青岛面粉大王高实甫故居。1931年，由中国设计师乐子瑜精心设计。拾花楼欧式线条大门依山势而建，山墙化作天然照壁与引梯，幽然间，为这座小楼添了几分神秘色彩。屋顶别具一格，采用红色牛舌瓦，在繁茂绿树环抱中，熠熠生辉。西南角，那座意大利风格的观景角楼，宛如城市之眼，青岛前海风光尽收眼底。

第二种味道，来自于味蕾的故事。2024年，拾花楼向公众全新开放，集文化旅游于一体，提供多元服务，既有文化展览，也有餐饮民宿，还有咖啡氡氡，为游客呈上舌尖上的盛宴，成就了“登信号山，游总督府，品拾花楼”的网红打卡地。著名作家王干偶遇拾花楼，更是被这里地道的鲁味折服，欣然写下《拾花楼的肘子》一文，从而使得拾花楼更是名声飞扬。

崔燕 文/图

“北宅樱桃”搬上舞台



分享理由：

继里院主题的话剧《烟火人间》之后，又一部青岛IP的话剧精品《樱桃红了》将于12月17日、18日在李沧剧院与观众见面。作为一部体现新农村题材的大型群像话剧，《樱桃红了》原型取材于青岛崂山区北宅街道，充满青岛元素的剧情将让岛城观众感受到亲民、爆笑的舞台魅力。

以樱桃经济闻名的村庄迎来了新一届村“两委”换届选举，原主任康老四落选，姜文龙当选为新的村主任，两人本是一对有着“宿怨”的“冤家”，最终在驻村书记王娟娟的引导和努力下，两个一起长大的兄弟终于放下心结，齐心协力带领乡亲们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新时代的新步伐。

话剧《樱桃红了》充满诗意且具象征意味的演绎，让红红的樱桃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产业发展深度关联。艺术家们巧妙地将乡村振兴这一现实主义题材的叙事和村民的生活故事融合在一起，绘就了一幅生活气息浓郁的美丽乡村画卷。

米荆玉

老家电里的光阴故事



分享理由：

每一件老家电背后都承载着一段关于家与生活的珍贵故事。在位于崂山区的海尔世界家电博物馆内，有一个特别的老家电展览。在这里，来自各地的老家电仿佛把时光调慢了转速，往昔时光的鲜活记忆瞬间涌来。

步入博物馆，首先便看到“时光里的我们”主题展。老旧的电视机、钟表、留声机、家具等，吸引了年轻人的注意力。而进入展示区，五花八门的老家电更是让人惊奇不已。这些已经充满斑斑锈迹的电话、打字机、洗衣机等都曾引领消费风潮，为人们的生活留下难忘的体验。

站在这些熟悉又陌生的老家电前，我们触摸的不仅是冰冷的金属与塑料，更是一段段具象化的生活史。科技飞奔向前的轨迹，恰恰由这些充满温度的家庭记忆联结而成。时光荏苒，生活向前，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一往如初。

马晓婷 文/图